開放文學 -- 推理探案 -- 狄公傳
第四十八回 武承業罪定奸僧　薛敖曹夜行穢事

卻說狄公命人回轅，去提懷義，頃刻之間，人已提到。狄公命武承業公服升堂，自己坐在一旁，聽他審訊。承業道：「眾百姓請大人前來，本望從公擬罪，此時大人何以一言不發？」狄公笑道：「懷義之罪，列有明條，貴皇親也非不知法律之人，他所犯何罪，依何律處治，百姓尚有何言？下官此來，不過替大人解和，何敢越俎審問。」武承業此時逼得前後為難，若不審問，堂下這許多百姓，斷不答應；一經定了罪名，懷義便無生路了。想來想去，實在為難。誰知他還未開口，眾百姓早將懷義納跪下來，向上面說道：「狄大人如不定了罪？我等又要動手了。」狄公復向武承業道：「皇親呀，事已到臨頭了，若再存私袒護，下官便不好在此。聖上命你承審，為何此時還不開口？」武承業恐又於眾怒，只得向懷義問道：「那兩人究竟是否汝所殺？可知下官為汝之事，也是情非得已，乃汝親目所睹，現在實逼處此，權且供來，你可明白麼？」狄公聽了此言，心下罵道：「這個奸賊，幾乎送了性命，現又遞話與懷義。打量我不知你心下的話，教他權且認供，將此時挨了過去，便可哭訴武后，赦他重罪。豈非是夢想！你是乘的拚將吃苦，直不審問，百姓當真不知王法，將汝治死麼？你既害怕，只要說定罪名，哪怕你再依仗武后，欲想更改，也是登天向日之難。」　　只見懷義見武承業如此說法，知不說也不得過去，當時只得供道：「所殺兩人，乃是興隆庵道婆，平日時常入寺，四下蒐尋，恐她將暗室看破，走露風聲，因此起這不良之心。昨夜在半路等候，卻巧她路過此地，將她殺死。又恐日後追尋凶手，因此將人頭帶入寺中，埋於竹林牆腳下面滅跡。不料為狄大人看出破綻，致爾敗露。以上所供，悉是實話，求大人從寬發落。僧人自知有罪，總求俯念是敕建的地方，免致有傷國體。」武承業聽畢，向狄公道：「例載挾仇殺害，本身擬抵，懷義殺斃二人，罪加一等，加以王李氏受逼身死，此乃凌遲重罪。惟念他是敕封的住持，恐於聖上情面有關，且擬一斬監候罪名。嗣後入秋，再為施刑，此時權行收入天牢。在大人意下如何？」狄公道：「貴皇親所擬的當之至，但懷義雖然供認，卻未畫供；貴皇親擬定罪名，且未立案，何能成為定讞？且命書差錄供，使懷義印模，那時下官命眾百姓退散。」武承業聽畢，心下恨道：「老狄你也太狠了，定然欲做得無可挽回，將懷義置之死地，這是何苦！也罷，這時便如你心願，隨後一道聖旨，將懷義赦去，看你究有何說？」當時便命書差，將懷義的口供錄下。畫供已畢，狄公道：「汝等眾百姓，本為王毓書媳婦伸冤而來，現在已蒙武大人，定成斬監候罪名，實是依例嚴辦。汝等此時還不退去，又是何乾？可知未定罪之先，將人私放，乃武大人一時之誤。既定罪之後，汝等仍在此地取鬧，並不為死者伸冤，乃是有意叛逆，挾制大臣。似此叛民，國家豈能容恕？便調兵前來，將汝等一律處死，看汝等能成何事？還不趕快回去，各人各勤農事！將王毓書帶來，好備此案。」那許多百姓，見狄公如此吩咐，隨即一哄而散，出衙回去。

頃刻功夫，將王毓書帶進來，見懷義跪在下面，當時也不問是法堂上面，搶上來將懷義揪住，對定背心一口咬著。只聽懷義「哎呀」一聲，眾差役忙上來攔阻，已咬下一塊肉來，嘴裏還是罵道：「汝這禿驢，月前怎樣說項？說武后命你前來化五乾銀子，要拜黃仟。你假聖旨，騙去銀兩，這事還小，何故起那不良之心，致將我媳婦逼死？若不是狄青天審問，這冤枉何時得伸？此時還要哀求奸人，私行釋放，豈不是無法無天麼！」說罷大哭不止，怒氣填胸，又要上來揪鬧。狄公連忙喝道：「王毓書，你既是進士出身，為何不早來聽審？現已發辦依例定罪，汝此時無理取鬧，全不聽官解說，天下哪有這糊涂書生？」說罷命人將懷義錄的口供，念與王毓書聽畢，他也在原呈上，執了押，隨後命他回去聽信。王毓書千恩萬謝，回頭下來。然後狄公將案件原呈，一併收好，兩人退堂，將懷義帶了進去。

狄公向武承業道：「貴皇親今日受辱，實是自取其咎，豈有要緊的欽犯，私下釋放之理？國家以民為本，大兵調來，難道全將他們殺死不成？從來得天下者，得民心，失天下者，失民心。小民無知，豈能於犯眾怒？今日下官若是不來，豈不將貴皇親任性亂摔的，雖不致身死，那頭暈眼昏，肚腸作嘔，這些醜態，無不百出。朝廷的大員，皇家的國戚，為徇私存人，致被這羞辱，豈不愧煞！照此看來，我等雖不能算好官，也不落壞名，被人笑罵。」這番話把武承業說得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，只說道：「似大人之言，何嘗不是，只因礙於聖上的國體，故此稍存私見。誰知百姓竟不能容，還是大人來禁阻，實是感激不盡了。」狄公知道他是嘴上的春風，冷笑道：「同是為國為民之事，有什麼感激。在人居心而已，百姓也是人，豈沒有個知意感激的？你待他不好，他自向你作對。下官此時，也要緊回轉，懷義現在堂上，貴皇親可莫私心妄想，這許多蠢民，照常仍在左近訪問，若再為他們知悉，本院雖再來，恐亦無濟了。」說罷起身，告辭回轅而去。

不說武承業與懷義私下議論，單表狄公來至書房，做了一道奏稿，次日五鼓上朝，好奏明武后。

誰知武承業見眾人散去，心雖放下，渾身已為眾人摔得寸骨寸傷，動彈不得，向著懷義哭道：「下官為汝之事，幾乎送了性命，現在如何是好？狄仁傑不比他人，明日早朝，定有一番辯論，叫我如何袒護？他已將口供案件，全行帶去。」懷義已知難活，不禁哭道：「現在惟有請大人私往宮中，請聖上設法，總求他看昔日之情，留我一命。」武承業忙道：「你這話，豈不送我性命？日間因送你入宮，為百姓半途揪獲，我此時出去，設若再為他們碰見，黑夜之間，打個半死，有誰救我？我現在吃苦，已經非淺，若再遭打，便頃刻嗚呼。」懷義急道：「武皇親，你我非一日之義，今日我死活，操之你手，除得聖上救我，更有何人挽回？你不肯去，如何是好？」武承業也是著急，只得向武三思說：「此事還是哥哥進宮一趟，將細情奏明聖上，請她設法，只要將狄仁傑一人阻止，餘下便可無事。」武三思因懷義是武后的寵人，恐怕傷了情面，當時說道：「愚兄此時姑作回街之說，徑入宮中，今夜卻不能來回信，好歹總求武后為力便了。」隨即乘轎出來，故意命轎夫說道：「汝等閒人讓開，武大人回衙。」說罷如飛而去，由後宰門進去。

到了裏面，小太監連忙止住道：「武后現在宮中，與如意君飲酒呢，連我們皆不進去。請皇親在此稍待罷。」武三思知薛敖曹在裏幹事，只得站在紗窗外面等候。耳邊但聽薛敖曹籲籲呼呼的，武后也是那種沉吟的聲音，把個武三思聽得忍耐不住，只得移步走遠過去。停了一回再來，仍然如此情形，如是兩三次，方聽武后說道：「我封你這'如意君'三字，實是令我如意。可憐懷義，昨日受狄仁傑一頓惡打，兩腿六□板，打得皮開肉綻，今日交我侄兒審訊，不知如何了結。」武三思在外聽見，知他們事情完畢，故意咳了一聲，裏面武后問道：「是誰在此？」早有小太監走去，說是武三思在簾外聽候多時了。武后道：「我道是誰，他還無礙。且令他進來。」武三思聽了此言，隨即進去，與薛敖曹見禮坐下，並將武承業如何送懷義，如何百姓哄鬧，如何請狄仁傑定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武后吃驚道：「這事還當了得，狄仁傑是鐵面御史，如此一來，豈得更改？端端的好懷義，將他送了性命，使孤家心下何忍。」武三思道：「臣等無法可想。懷義特命臣連夜進宮，求請陛下，看這昔日的恩情，傳旨開赦。不然便難見陛下之面了。」武后躊躇半會，乃說道：「孤家早朝，也只好順著狄仁傑的言語，如此這般發落，或可活命。汝且前去，命他安耐心思便了。」武三思見武后應允，只得出宮而去，回衙門。

到了五鼓上朝，早見狄仁傑坐在朝房裏面，見武三思進來，連忙問道：「昨日之事，乃是貴皇親眾目所睹，本院乃事外之人，反又濫予其間了。」當時聽景陽鐘響，文武大臣，一齊入朝。三呼已畢，狄公出班奏道：「昨日武承業激成民變，陛下可曾知道麼？」武后見他用這重大的話啟奏，忙道：「寡人深處宮中，又未得大臣啟奏，哪裏知道？」狄公道：「陛下既然不知，且請將武承業斬首，以免釀成大禍，然後再將懷義所犯所擬的罪名，照律使行。武承業乃是承審的人員，竟將欽犯徇私釋放，致為百姓在半途攔截，送入臣衙，哄鬧刑部。若非武三思同眾大臣議，將臣請去壓住，幾乎京畿重地，倏起隙端。求陛下宸衷獨斷，將徇私枉法之武承業治罪，於國家實有裨益。」武后道：「百姓哄鬧法堂，此乃頑民不知王法，理該調兵剿斬，於武承業何涉？」狄公道：「陛下且不必問臣，茲有憑字，並各人手押，以及懷義所擬定的罪名，均謄錄在此，請陛下閱後便知。」說罷將奏折遞了上去。

武后展開細閱了一遍，欲想批駁，實無一處破綻，只得假意怒道：「外間有此大變，武承業並不奏聞，若非卿家啟奏，朕從何

處得悉？私釋欽犯，該當何罪！本應斬首，姑念皇親國戚，加恩開缺，從嚴議處。懷義擬定斬監候罪名，著照所請。交刑部監禁，俟秋決之期，梟首示眾。王毓書之媳，節烈可嘉，準其旌表。」狄公復又奏道：「白馬寺雖是敕建地方，既是懷義所污，神人共怒，此穢褻之所，諒陛下也未必前去。請陛下將廳院地窖，一律拆毀，佛殿齋室，一併封禁，所有寺中田產，著充公，永為善舉。」武后見他如此辦理，雖恨他過於嚴刻，只是說不出口，也就準了退朝。狄公回轅，分別措置，百姓自是感激不盡。

誰知武后進宮之後，薛敖曹上前奏道：「陛下今日升殿，懷義之事，究竟如何？」武后見問，悶悶不樂，乃道：「寡人同汝恩同夫婦，無事不可言說。自從早年在興隆庵與懷義結識，至今一二□年。雲雨之恩，不可勝數，今為狄仁傑擬定罪名，斬監候，雖俟秋間施行，此仍掩耳盜鈴之意，隨後傳一道旨意，便可釋放。惟恐不知寡人的用意，反誤為寡人無情，豈不可恨！」敖曹道：「這事他豈不知道，可以不必過慮。惟是狄仁傑如此作對，我等何能安處？現有一計，與陛下相商，不知陛下可能準奏？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